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卷六

新安後學

吳可期

校正

吳可善

書

與馮南江

吾兄處困園中三年於茲動心忍性必有增益之實其游戲翰墨不過一時遣懷釋累之具昔人所謂有托而逃焉者也南山顧以此病兄過矣弟之所未滿于兄者却不在此夫天生吾人

不徒浪生亦不徒浪死必須有個安立處此是吾人一生大主意主意既定一生精神命脈盡皆歸管從此一路作用發揮自愛自脩自成自道無懷可遣無累可釋所謂貧賤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此得不從外來直須自信本心從無此子倚靠處確然立定腳根一切務外好名凡情習態全體斬然放下毫不使繫絆胸中始爲有用力處若從精采上馳逞氣魄上奏泊想像聞見上求解悟皆是前病改頭換面作障緣

皆非所謂自得也吾兄見在自是覺果何如密觀兄精神似不受困然尚浮而未實也悟入處不爲無見然尚涉於億說未免間圖度也辭氣容貌若能脫洒無累然未能凝定沉和翕歛發散多從作意爲之未見天則也審若是則其所謂自得者得其似而已素位實際未得相應審若是則其所謂增益者只在皮膚影響之間不過於前病上添得一層粉飾藩籬古人動忍實公案或未止此也夫以吾兄如許聰明如許力

量於聖賢路逕如許信受天之所以玉成於兄者何如四方同志所以繫望于兄者何如先師拳拳所以注念於兄者何如兄之自待自恕乃止若是是以隋侯之珠而彈雀持千鈞之弩而發機于鼷鼠也豈不重可惜哉臨別之情不嫌直致况恃一體道誼之愛尚忍忘而不言兄之奇節美行聳動京國豪傑之譽溢在海內尚可俟弟之獻諛以重執事之病也乎率爾就正未論中病與否一番拈動未必無一番補益也弟

病方深求藥於倉公甚切倘有秘方卽望檢賜  
用資服食弟病去時兄之病亦脫矣一體故也

復顏冲宇

所諭我

朝理學正傳惟薛文清陽明先生二人文清之  
學切問近思似曾參陽明之學直截簡要似曾  
點尤見吾丈留心學術將水以自鏡非有假于  
方人爲者若論千聖學脉自有真正路頭在于  
超悟文清只是敦行君子與曾參之唯非同科

先師龍場一悟萬象一生中磨煉出來蠹蟲地一根真生意千枝萬葉皆從此中發用乃是千聖學脉世謂點之學不如由求赤此後儒臆見非通方之論也堯舜事業蕩蕩巍巍莫非道心發用之實學所謂一根真生意非待作爲而後有也充曾點浴沂之見便是堯舜氣象由求赤詎可同日語哉顏子沒而聖學亡元公獨得千載不傳之秘明道伊川再見茂叔有點也浴沂氣象此學脉也愚謂我朝理學開端還是白

沙至先師而大明白沙之學以自然爲宗從靜  
中看出端倪猶是康節派頭于先師所悟入處  
尚隔毫釐此須面証默識非言說可盡也學以  
見性爲宗若見得性之全體所造自別亦存乎  
心悟而已寄至試錄多造理之言必是吾丈手  
筆格物致知策語謂人心以虛爲德尤見精造  
良知者性之靈天之則也致知致吾心之天則  
也物者家國天下之實事物物理不外于吾心致  
吾心之天則于事物之間使各循其理所謂格

物也此聖門合一之學也若曰理在天下格其平之之理理在國家身心格其齊治脩正之理則未免分爲兩事心外猶有理也雖與後儒之說稍有不同其爲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

與沈鳳峰

我公天性純篤雖處高年未失赤子之心只此便是道根吾人所以與道相遠只此機巧伎倆作祟耳道赤子喜便喜啼便啼行便行坐便坐轉處未嘗留情曾有機巧否會有伎倆否我公

具如此道根未能超凡入聖只是信此未及未  
免行不著習不察自壯至老未能超然只尋常  
挨排過了若信得此及只從道根真生意培植  
長養將去自當有水到渠成時候武公年九十  
尚不忘箴儆不肖承公厚愛漫此奉告可效朦  
誦萬一不敢謂室中之鑒暮夜之燭聊致愛助  
之忱耳亮之亮之

答洪覺山

官舍回辱教章之及聞道復所經汲汲以會友

爲務凡遇精舍會聚之所必爲數日之畱或復  
簡書招徠以盡合併風聲鼓動漁漁洋洋此非  
真以性命爲重視萬物爲一體者肯若是乎

伏繹來教令人心神豁然聖賢之學只是良知  
一路一是百是一勘百破更遮瞞此子不得得  
此歸併足慰相觀之益矣何幸何幸吾人知良  
知之學而猶不免有走作之病者雖是看得良  
知太容易亦只是致知工夫未能誠一真切所  
以流入欲念種種染着漏泄寢成多欲之累實

非良知有咎也除却良知更無下手着落處矣夫學慎獨而已吾兄已是一句道盡予復何言良知卽是獨知獨知卽是天理獨知之體本是無聲無臭本無所知識本是無所粘帶揀擇本是徹上徹下獨知便是本體慎獨便是功夫此是千古聖神斬關立脚真話頭便是吾人生身受命真靈竅亦便是入聖人神真血脉路只此便是未發先天之學非有二也明道云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可謂一言以蔽之

矣吾人慎獨功夫被知解意識假借遮攔不能覲體反觀復還先天之體才有許多包藏粘帶窒塞偏枯不停當處若謂良知只屬後天未能全體得力須見得先天方有張本却是頭上安頭斯亦惑矣吾人今日見在豈敢便自以爲無欲然須信得萬欲紜紜之中反之一念獨知未嘗不明只此便是天之明命不容磨滅所在故爲今日之計者謂慎獨功夫影響揣摩不能沉機密察掃蕩欲根以歸于無則可謂獨知有欲

則不可謂獨知卽是天理。則可謂獨知之中必用天理爲若二物則不可。此等處差若毫釐謬實千里。不可不早覺而明辯者也。所謂實篤行矣。而以爲義襲實近思矣。而以爲計較亦只是信得慎獨功夫未及。若信得及時。時是著察。時時是自然。又寧有是病乎。所謂隨處體認。須令動容周旋中禮。此非人爲之合。乃天德自然忠信。所以進德。只慎獨便是立誠功夫。便是達天德。只此便是收拾處。亦便是歸宿處。非可以

他求者也楊子折衷近得請觀慈湖立論誠有  
過當處其間精義亦自在不以瑕瑜相掩可也  
所示日用應酬一番滯礙一番從容足知安分  
限不放過功夫若果在一念獨知上徹底洗濯  
一番剝落一番精純淳渣愈消神明愈顯此便  
是無盡藏修行原無分限可拘也特一體之愛  
率此請益此中更有向上佛一關存乎心悟非筆  
舌可能盡也

答毛瑞泉

吾兄樂道忘勢風動臺司此固出于秉彝之同  
然有道者處此正須有義可精若便守此爲聖  
賢家法慨然以風神及人之遠爲已任顯然有  
當于莘野南陽之趣則非弟之所敢知也吾人  
學術不純大都是功利兩字作祟昔人謂如油  
入麵未易出頭亦善名狀先師哀憫吾人將良  
知兩字信手拈出種種病痛到這裏再欺瞞此  
子不得可謂對証真藥物矣但吾人之學未免  
各以質之近爲事見解格式妄意承當不能覩

體相應要其極處適足以增功利之藩籬于聖賢精義未見有分毫交涉處也且執事獨不聞畏壘之事乎潛龍之學以無悶爲宗今視此何如也有教不吝往復亮之

答王鯉湖

承手教云一念之發知其所不安而勉強制之而後念又復萌此却是滅東生西之病聖門慎獨宗旨當不如是夫獨知者非念動而後知也乃是先天靈寂不因念有不隨念遷不與萬物

作對譬之清淨本地不待灑掃而自然無塵者也慎之云者非是強制之謂只是競業保護此靈竅還他本來清淨而已在明道所謂明覺自然慎獨卽是廓然順應之學悟得及時雖日酬萬變可以澄然無一事矣然此却非知解意識所能揣擬格式所能支持紫陽云非全放下終難湊泊只今且道放不下的事任麼念頭于此勘得破便是用力處亦便是悟入處大易艮背行庭之旨煞有精義靜中時時默觀有得更以

見教求助之願也

與胡栢泉

旌鉞蒞信州公務就閒講下生徒有能承教求  
益者否功利之毒入人已深雖號爲賢者鮮能  
自拔道義與功利常相勝昔之人以無所爲有  
所爲兩言決之而其機存乎一念之微神感神  
應動之以天凡在名目上揀擇形迹上支撑功  
能上湊泊而非盜然以出者皆有所爲而然也  
吾丈日逐應感精察入微受用處更覺何如吾

人不論出處顯晦逆順惟此一件是日用本領  
功夫此外種種好麗皆過眼陳迹也

與唐荊川

聞兄入省發舟西渡則前旌已迅發矣領所留  
手教知赴援甚急不遑寧居且云克齋兄借兵  
不減于秦庭之哭可謂岌岌矣及見克齋來柬  
忽有止兵之說倏緩倏急倏鼓倏罷倉卒舉動  
有同兒戲吾兄老婆心切救世念重但恐未免  
尚被虛聲聳動只此便是道學障便是應機欠

神處不可以不察也吾兄自信此學已得手徹  
底乾淨不知一切應感果皆出于本色無意見  
攏雜否一切逆順稱譏好醜盡能平懷應之不  
起爐竈否子自己一切利害得喪盡能忘却不  
作見解伎倆遣釋否一切好惡盡能緘藏使人  
無從迎測否一切間忙境界盡能以無事處之  
無所揀擇否若于此有未透脫還是些子有礙  
在不可便恃以爲徹也矧兵機應感呼吸存亡  
孔子尚臨事而懼以爲未嘗學况吾人乎兄旣

督領麻兵師行旅從乃事之宜還須整隊押發  
防其沿途搶掠庶爲有制之兵赴難雖急獨帶  
此數百門鳥銃將安用之區區一體休戚相關  
情不容已知兄諒予不以爲迂

與唐荆川

竊觀吾兄近來舉動乍出乍沒倏往倏來若神  
龍之變化似欲使人不可測識略出有意却未  
免涉于輕躁反使人情惝恍不能快然此是學  
問關係非徒形迹加減而已也况兵家應感呼

吸安危尤忌播弄奇正開闔虛實進退藏于九  
地之下動于九天之上隱見叵測主張處全賴  
于機機圓則應始神方則礙大抵鎮靜則得之  
輕躁則失之吾兄見在感應凝目注思微覺有  
礙當機便不能神便會蹉過生歟利害反覆毫  
釐皆决于此凝目注思固將以矯輕躁之失此  
正在形迹上加減似鎮靜而實未必然也千古  
聖學本于經世與枯槁山木不同吾人此生不  
論出處閑忙亦只有經世一件事如吾兄今日

處在兵中金革百萬與山中飲水曲肱萬變在人原無二事徹頭徹尾只在機上理會原無二學此機無寂感無閒忙有無之間不可致詰是謂圓機日應萬變而常寂然乃是大鎮靜方是經世之實學固兄所稔聞也但恐救世心切如張忠定之救火當局對境復作二見傍觀不嫌於饒舌耳昨聞兄請兵意氣橫發君臣朋友之義以身相許誓欲與同生死竊意此尚從俠氣帶來俠者之重然諾輕生死終涉好名與聖賢

本色作用未免毫釐亦在機上辨之而已兄常自謂已忘得名根試驗之纔遇差別境界便會觸得動纔涉嫌疑便思分疏忍耐不下纔經指摘便覺懊惱不快活只此便是不能忘處大抵豪傑不落卑汚多受此病非從學問理會時時自反常見不足常見有過可改幾于無我者未易以氣魄承當吾兄性根原來暢達無懼抑情處似涉安排坦懷任意又覺真性流行其帶些子使氣疑于輕躁亦在此心正是學問血脉路

未分曉在若信得及時全體精神收攝來只在此一處用針針見血絲絲入理神感神應機常在我如馭之有轡銜射之有彀率如舟之有舵一提便省一切嗜好自然夾帶不上一切意見自然攏搭不入豈止用兵如神千古聖學亦不外于此矣何如何如兄任事真經世心切愛人根重每事盡心寧可犯手不肯此子放過但恐應機處少有所礙如前所云實同心隱憂也易無妄繇辭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旣無妄

矣尚有匪正之眚何哉此正是研幾之旨夫子求免大過之心幸默察之

與譚二華

前有啟候曾入記室否閩中成此大捷人皆以爲奇功此特救急之事治標之道休養元和鎮定安輯正須費九分精神以圖久安此治本之論也譬之火病積邪暫得發汗其元氣全體傷敗無復根脚可依若非妙手時其虛實漸次調攝以挽生意雖使攻擊暫得效祇益其斃而已

方有成  
功誰肯  
耶  
進此話

吾兄沉默運自有長筭當不以區區爲迂談  
也吾兄妙用亦望隨時默察以盡人之情態恩  
至而罰不行固爲姑息若罰過于恩使衆心恐  
恐不謀朝夕亦取怨之道也何如何如

答譚二華

辱手教示慰教我多矣公所示擊石出火真是  
延命之術所謂教外別傳軒轅派頭也堯舜姬  
孔只是致良知良知盡性之學性盡則命亦自  
至見圓明之體成無爲之用爲天地立心生民

立命不離人倫應感日著日察而聖功生焉真  
于外家之術所謂知之而能不爲者也弟于良  
知兩字實未致得盡尚有許多踈漏在果能觀  
體承當便須一了百了尚何彼此分別之有竊  
意公于此兩字雖已信得無他路可走却亦未  
能致得盡未免將意見攏入其間眼前尚有許  
多好醜高低未平滿處若徹底只在良知上討  
生死譬之有源之水流而不息曲直方圓隨其  
所遇到處平滿乃是本性流行真實受用非知

解意見所能湊泊也所云堅不起放不倒亦是  
知見作礙密察自見附去所答荆川吉陽二三  
條亦是相知敷口漫說公乃以爲對病之藥張  
公吃酒李公醉可謂尤礪真金矣公有玉盃還  
借銖如意打破纔作此念當下卽破更無等待  
也公自謂已過入山之限此念亦落等待若必  
入山纔好了手見在種種感應之迹又作何勾當

耶

答李漸庵

不肖久辱公道誼之愛此別匆匆殊不能已於  
情道力業力本無定在相勝之機存乎一念覺  
與不覺耳不覺則非昏卽散纔覺則我大而物  
小內重而外自輕此持衡之勢也區區暮年行  
持於此頗有證人生死如晝夜人所不免任之  
而已

答李漸

易曰貞吉悔亡悔生於動自信良知道心而發  
天則在我是謂貞吉而悔亡譬之日月之明有

有往來未嘗有所動也纔涉安排卽爲憧憧萬  
起萬滅是謂朋從爾私非自然之往來也試於  
默坐反觀時密加體究動與不動只從一念入  
微處決之此乃本心寂然之靈樞非可以意識  
承領而得孔氏云未知生焉知死此是究竟語  
非有所未盡也生之有死如晝之有夜知晝則  
知夜原非有二于此叅得透方爲盡性方爲立  
命方是入聖血脉路若不從一念微處徹底判  
決未免求助於外以爲資飾雖使勲業格天譽

望蓋世，揀盡世間好題目。轉眼盡成空華。與本來性命，未有分毫交涉處矣。

答劉凝齋

拜公珍教深領虛懷樂善之誠。起知於意見湊泊於聲聞。自是吾人通病。非敢責諭于公。但謂不肖守師門之學思以易天下。故推尊而發明之。豈可變也。自謂不妨舍是而直學孔孟如此。分疏從何處來。非不肖所敢聞也。良知不學不慮。寂照含虛無二無雜。如空谷之答響。明鏡之

鑒形響有高下形有妍媸而谷與鏡未嘗不寂然也正是推明孔孟相傳之絕學公謂舍是而別有所學則是於虛空中忽起分別之相正是意見聲聞心魔作祟道天下之公道學天下之公學百姓日用同於聖人成能原無門戶可守見在不了冀辨於百世之下尤非不肖所敢知也豈言其所不能行以欺人欺天者哉但毫釐千里其辨甚微認賊爲子甘心委任自家寶藏盡被盜洩而不自覺未可知也不肖與公此志

相應若少避忌依違是負公之心知如果不肖執見未忘而公更有妙悟亦望明以牖我自當速改以終善道不敢有所吝也

與劉凝齋

公于此事已信過八九分但一念入微處尚欠穩實一切應感尚涉擬議揀擇未見有泰定收功之期此事非難非易非起心管帶亦非灰心忘懷固不可含穢而取淨亦不可逐妄而逃真酬酢變化自有天則毀譽順逆之來能如風之

遁樹一不動心否夢之與覺能一如否六根互用無攝無散不落動靜二見否直饒透過諸關猶是色身佛邊事與本來商目尚隔一塵不出五陰區宇此是究竟語幸密參之

答劉凝齋

伏讀來教獎許太過鄙人不敢當而惓惓任道之心溢於言外則又不覺油然心領也夫吾人以經世爲學乃一體不容已本心非徒獨善其身作自了漢經綸之學原於立本與天地同其

化育一毫無所倚其機不外于一念之微此學脉也古人之學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此四者念中一有所着皆倚也公自信自考以爲何如師門良知之旨千古絕學本心之靈性是神解不同妄識託境仗緣而知譬之明鏡之照物妍媸黑白一照而皆眞所謂知也妍媸黑白以爲鏡體則靈知反爲所蔽矣此古今學術毫釐之辯也幸密察之

答劉凝齋

來教云無惺睡無囂寂無晝夜無存無亡無受無不受不暇辯儒老釋之異同皆究竟語其自信如是可爲超悟矣更復何言不肖尚以爲未離見解得無有逆于心乎夫悟與見虛實不同毫釐千里有真修然後有實悟一念明定觀體承當方是寂然本體會通以行典禮方是一了百當纔涉見解便落揣摩非實際也學然後知不足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昔人所戒了證之悟

存乎自得有所了者尚未離四相豈易易言哉

答王敬所

首夏領吾兄山中手教中夜因地一聲不知此身在何處揮頓闡發便入法門展轉玩繹便是大慧一通法語得禪理者不諱禪名以雪山少林爲不我欺以德山臨濟只成賣弄此是呵佛喝祖伎倆亦何奇也亹亹數千百言有契于衷與未契者略疏以請幸裁教之兄謂自來學道者瞞人自瞞處多山中日夜逼拶始知從前意

解盡屬情識夫意者心之用情者性之倪識者知之辨心本粹然意則有善有惡性本寂然情則有真有僞知本渾然識則有區有別苟得其本盎然出之到處逢源無所待于外意根于心是爲誠意情歸于性是爲至情識變爲知是爲默識不揣其本而惟末之求縱滅意去情而離識本末睽絕祇益虛妄耳皆瞞人且自瞞也兄謂知之一字云衆妙之門亦云衆禍之門如不自得手隨人妍媸正是口舌上功夫誠然誠然

良知虛體不變而妙應隨緣玄玄無轍不可執  
尋淨淨無瑕不可污染一念圓明照徹千古遇  
緣而生若以爲有而實未嘗生緣盡而死若以  
爲無而實未嘗死通晝夜一死生不墜有無二  
見未嘗變也惟其隨緣易於憑物時起時滅若  
存若亡以無爲有則空裡生華以有爲無則水  
中撈月臨期一念有差便墮三塗惡道皆緣應  
也自其不變言之凡卽爲聖自其隨緣言之聖  
卽爲凡冥權密移決諸當念入聖入凡更無他

物不可不慎也。兄謂知上加一致字，在曾子已屬葛藤。前所見教亦不願領，可謂自信之過矣。古人立教皆爲未悟者設，不得已而有言。若論父母未生以前，本無污染，何須修證？天自信天，地自信地，有言皆是謗。六經亦葛藤，齒是一把骨耳。是兩片皮，更從何處着言與聽也哉？夫教有顯，有密。凡有言可筌，有思可得，列爲六經。散爲百行，種種色色可倪，可像。所謂顯也。父母未生以前，玄玄淨淨，言思路絕，不可執尋，不可汚。

染所謂密也不明顯密之機不墮於相則淪於空非善教亦非善學也兄謂三十年盤桓至此實有所見不是拾人剩語此段心肝惟翁可與剖判不然幾枉過一生此悟後真實語不肖敢謂兄未有所見自此以往工夫儘無窮尚須有理會處不但已也文殊表智普賢表行善不在文殊會下已得根本智及在普賢會下遍參行門尚被迷失譬之良馬之復康莊乃是起脚第一步過都歷塊尚涉千里程途遂置然自信視

千里爲咫尺猶未免掠虛意思在非實際也兄自此能一切差別景象不離當下<sub>一念</sub>因地一轉全體放得下全體提得起掃盡意識塵直至不迷之地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方許爲實<sub>得</sub>耳。兄謂佛陀百千義海教門止是法身中一帳簿直饒經綸盡大千世界亦是腦後餘光此等見解從何處得來今既如此勘破此後經綸事業又從何處下手方免漏逗平地行船虛空走馬可與知者道不然又成剩語矣見教不肖八

十歲餘今日不了何時了。望我誠切愛我誠至。  
敢不拜教古云了尚不可得。豈有能了之人。撒  
手同行披襟一咲直出天地之外。登須彌山頂。  
以望世間此世出世法無足而至。無翼而飛。誠  
非攀雲掣電手不足以了此一着。期與兄終勉  
之耳。此件事須心肯意肯自證自悟直下承當。  
若待呼始上船已隔幾重公案兄謂此一嘗悟。  
佛是重生光景恐落窠臼亦欲掃除其信然也。不  
肖亦曾記古德有偈云彩雲堆裏仙人見手把

紅羅扇遮面。急須着眼看仙人。莫認仙人手中  
扇。且道與艷辭是同是別。請細叅之。

與莫中江

吾兄決意還山。豈徒優游好遯。求以適逸。遐覽  
遠期。尚友千古。如鳳之翔。如龍之潛。神變隨時。  
固有非衆人之所能識者矣。吾兄素信此學。但  
平時記撰功深。鑽研力久。未能卽忘聞見之心。  
若光光只信良知。自足以盡天下之變。恐亦未  
能脫然無疑也。良知是性之靈。竅本虛本寂。虛

以適變寂以通感一毫無所假於外譬之規矩之出方員規矩在我則方員不可勝用泥方員而求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此學未嘗廢聞見但屬第二義能致良知則聞見莫非良知之用若籍聞見而覓良知則去道遠矣顏子德性之知子貢多學之識毫釐之辨在孔門已然况後世乎吾人此生只此一事學未入竅終涉皮膚卽今請究知與識何辨何與賜孰賢反諸一念之微細細別白所謂第一義者何在得個眞的

路頭姑舍所已得者務求其所未得者教學相長日著日察使此學燁然光顯於世于師門庶爲有補方不辜負丈夫出世一番耳惟兄念之

答孟會源

大學一書乃千聖心脉徹首徹尾徹體徹用只好惡兩字盡之吾丈揭此兩字以爲聖學之宗可謂一口道盡至博而至約者矣孟子論夜氣好惡與人相近正是指出良心本來眞頭面箕子陳範以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爲王道錫民之

極平旦虛明之養養此而已皇極之建建此而已非有二也大學者大人之學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慎獨致知一循乎好惡之自然而無所作位育之微機也故自意身心以至國家天下皆以好惡發之首尾相承體用一源也中庸戒懼慎獨誠意之功莫見莫顯必有所感之物慎獨者正所以致知而格物也好惡本于性情無有作好作惡正是未發之中發而中節之和未發之中正心之屬中節之和修身之屬致中和則

本立而道行、天地自此位、萬物自此育、家齊國治、天下平、而王道備矣。此聖修之極功、大學之能事也。後儒以誠意之前、另有致知之功、分知行爲先後、則中庸由教而入者爲無頭。學問將何所籍、而從入乎？吾丈謂格物致知原非缺漏、無待于補、可謂得其旨矣。但謂明德是慎獨之功、未與物接、至親民始與物接、似未免于分析之過。夫明德是萬物一體之體、親民是明德應感之迹、正所以達其一體之用也。聖人之學、恒

寂恒感無間于有事無事而豈限於物之接與未接乎大學論絜矩之道惟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上下所感之物也所惡於上下是謂良知毋以使下事上卽是格物致知平天下之要本諸好惡好惡之眞本諸良知而已大人事業可當見戲惟丈其重圖之

與汪周潭

同宋中可與共此者幾人大舜自耕稼以至爲帝無不取善于人者使人皆玄德而後取之則

所取亦有限矣所謂舍已從人非但不善始全  
有善亦舍方爲忘已之學吾人日用應感纔見  
已有是處人有不是處便是有我之私非所以  
示大同也幸密察之弟春暮往赴江西之約期  
與東郭念菴諸兄會于青原白鹿之間蓋以會  
爲學務求取善之益非敢以學爲會也

與張陽和

區區近來勘得生死輪迴一關頗較明切皆從  
一念妄想所生道有輪迴便是覓空中之華道

無輪迴便是撈水底之月有無之間不可以致  
詰默契之可也。佛

答張陽和

承手教惓切知憂時爲道委曲苦心吾人虛辭  
繆張而實踐未至激成紛紛所謂新法之行吾  
黨有過非剿說也吾輩講學原爲自己性命雖  
舉世不相容一念惄然豈容自昧況世間豪傑  
無地不生言之危與異雖若隨時而一念默默  
互相省覺乃是救取自己性命呼吸不相待也

沴寒極凍正吾人來復之時不因時有所加損  
聞館中亦數輩能信此學者吾世丈須留意隨  
機觸發六陽從地起以彙而征原是一體不容  
已之心非徒招朋類助門面爲此勞擾也人生  
不知學猶不生也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荅張陽和

來教所述張弘山論學之言其義頗精有曰耳  
本天聰目本天明順帝之則何慮何營有曰人  
心不死無不動時動而無動是名主靜其與徐

魯源論學之言，謂古之聖賢以一心建立萬法，未嘗有所摹擬于前，況於動靜語默食息起居之微，又安能一一摹擬之？而後謂之學乎？陽明先生指出致良知三字，真是千古之秘傳。時時提醒，時時保任，不爲物欲所遷，意識所障，易簡廣大入聖之捷徑也。可謂卓然自信，勇於任道，確然不易乎？世者矣。頃者友人屠坪石轉致荊州公所諭書，謂屠子好談理學，雅稱同志，意必實有所得，非空言者。不惟不以爲謹，且從而從。

苦切

更之當事者之心可諒矣務空談而乖實行庸  
或有之自是吾黨不善學之過非師教使然也  
其謂魚兔未獲母舍筌蹄家當未完母徹藩衛  
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學之通病尤有裨於聲教  
此良工苦心蓋將以明之非故有所抑而欲廢  
毀之也但恐吠聲怖影之徒巧于承望有所更  
易變置因噎而廢食反使初志鬱而未暢世道  
污隆學術興替舉足重輕關係不小別嫌明微  
不可以不慎也所望秉執化權宣昭義問以翼

吾道使海內善類以心相應，願然知所歸向，無復懷疑。師門一脉不致泯滅，無傳所謂萬代瞻仰，在此舉也。

與朱金庭

此事無巧法，只從一念入微。時時求慊于心，便是集義真功夫。一切任名義，仗氣魄，倚見解，凡有題目可揀，皆是義襲之學。此便是學術誠僞之辨。吾弟天資本超穎，詩與字已壓羣彥。詩爲心聲，字爲心畫。心體超脫，詩與字卽入神品。

體格粘帶詩與字卽墮俗套所謂只此是學非  
可以他求也

與李見亭

此行望吾丈全體擔荷隨上隨下隨閑隨忙孳  
孳切切以發明此學爲事做個出世間大豪傑  
眼面前勘得破不爲逆順稱譏所搖脚跟下劄  
得定不爲得喪利害所動時時從一念入微醞  
釀主張討箇超脫受用纔有所向便是欲纔有  
所着便是妄旣無所向又無所着便是絕學無

佛

爲本色道人一念萬年更有何事區區日用行持亦只如此出處雖殊此志未嘗不相應也竊窺吾丈此生志向安身立命已無別路可走但日用應感尚涉悠悠欠發疑欠受苦進學全在疑大疑大進小疑小進不疑不進譬之行路旣有必到長安之志纔舉足起途便有三叉路可疑疑了問問了又走不肯半塗而廢必到長安而後已若終日悠悠坐謀所適或雖行路而不肯發狠自由自在終無有到長安之期也吾人

既在路上盤桓風波之逆順盜賊之縱橫卽次懷資之得喪困心拂意有多少苦在若是到長安之志不肯休歇境愈苦志愈堅衝前冒險求遂其志若欲自討安便纔遇此小苦境便生退心亦終無得到之期也今者則何以異此兄旣要做千百年大豪傑不要只討見前窠巢快恬受用內翰清高無菑無難亦易養壞人有志者當生懼心必須大疑大苦一番疑者信之因苦者樂之基經此大疑沉着研究若無湊泊方能

佛

有諸已而信不然知解懶僥而已受此大苦轉  
展磨礲若無聊賴方能反諸身而樂不然情境  
假借而已舉千鈞之鼎者非烏獲不能勝區區  
於丈日有望焉東廊乃孫聚所青年嗜學不墮  
家聲望加意周旋以求益友之助學問之於朋  
友如魚之於水纔一相離便生枯渴此生可與  
性命相許者眼前寧復幾人種種力行好事只  
是揀得好題目做縱使文名蓋世勳業格天轉  
眼便成空華若真爲性命默默自修自證以畢

此生當不以此而易彼也。嘗謂吾人在世須享  
用餘年。顏子三十二而卒。三十二以外便是餘  
年。孔子七十三而卒。七十三以外便是餘年。若  
於此不知享用。營營逐逐。尚有歇不下念頭。真  
天刑不可逃也。可不哀哉。京師同志有詢及不  
肖者。即可以此相勉。

與祝成吾

先師云。言語政事文學。大率以收歛爲主。發散  
是不得已。所謂收歛非徒槁心僻處。避事之謂。

能于一切應感直心以動不作世情陪奉勾當  
常感常寂內有主而外不蕩方是真收歛幸默  
察之得此一路入頭豈惟養生有益千古聖學  
血脉亦可窺矣

與林益軒

承詢孔門可與共學之旨復商究若有契于  
中者非執事樂取人善不存畛域能若是耶夫  
有必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吾人爲世情  
功利所染着自開方便門悠悠度日不肯出頭

擔荷只是無志。揔使要好，亦只在世情功利上。  
揔得此事去做，且如守官清白，豈非好事？若  
未忘得要做好官之心，雖不爲富，却亦爲貴也。  
揔使忘得富貴之心，汲汲然要求好聲譽、好勳  
業，只此便是功名之心。未忘得在此，必爲聖人  
之志，所以爲難能也。吾人今日且未說到可與  
權地位，只可與共學，亦未易能。若果可與共學，  
從前種種世情功利熟路，便須頭頭斬斷。一心  
一意，只在道德上討入頭。此可與共學之志方

是適道之基譬如有志要到長安不得不尋大路走尋得大路一心一意只在此大路上行方是可與適道力行不息腳跟下站得定不復爲世情功利所移奪方是可與立到此已能強立不反矣然猶未忘得固守堅持之意到得可與權地位方能從容自在變動不居無可無不可珠走盤中了無滯礙此是入聖寃竟受用處吾人于聖人之志且未歸一便欲懸想寃竟受用何異孩提之童初學行步未免倚牆傍壁放步

且未能而遂使之縱步遠適不至傾踣而仆者  
幾希矣雖然始學之與聖人只有先後淺深生  
熟之殊本無二事只如學步之步與縱步之步  
先後階級一毫不容自紊然足之所履實未嘗  
有異也自聖學不明道術爲天下裂謂無可無  
不可爲聖人事初間且要有可有不可夫伊尹  
夷惠豈不是學孟子以爲不同道而所願學乃  
在孔子孔子無可無不可自謂異于逸民逸民  
固有可有不可者矣夫無可無不可者良知也

有可有不可者意見也良知變動周流惟變所適意見可爲典要節有方所意見者良知之蔽如火與元氣不容以並立也學者初間良知致不熟未免用力執持勉而後中思而後得到得工夫然後神變無方不思不勉而自中道淺深誠有間矣然此中所得無所滯礙之體實未嘗不同也若憂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變必假意見以助發之是憂元氣之不足而反藉于火以爲之用非徒無益其爲害有甚焉者矣蓋不知

好

賦者則自此非天下試錄也其欲詳科目者則曰此非天下黃冊也當時傳議以爲科目之不詳猶之可也田賦之不詳其能無關於國家之命脉哉今執事修誌必能權輕重之宜酌華實之中決不致混淆無倫顧一得之見不敢不申於執事也且石子重黃文獻諸名賢均有著述之功固當表章以開後學而先師文字散逸在故家舊俗者望採集收錄以爲新邑文獻之光尤不可不加之意也

答劉抑亭

歲終領手教具悉倦憊時憂道之心一失人身任所漂泊累劫而不能償迷人見種種情慾以爲實有依戀營爲終身而不知反所謂言道者多知道者少此非吾丈生死心切誰肯興言及此豈勝警惕不自夏秋以來臥病半載耳加重聽一切交際亦省息二十天憐子攬聽多言以此示戒不敢不深省袁齡殘廣後來光景已無多生死一念輕重頗切古云平時明定臨期

佛

佛

自無散亂有生死無生死皆不在計度中一念惺惺冷然自照縱未能超亦任之而已吾丈謂不肖殫力窮年主持道脈此豈可以意氣承領而得耶各各自反自力所謂默成而信實非言說可了了也

與鄭石淵

夫道有本而學有要良知之訓海內誰不與聞然能實致其知者有幾每不肖過南譙學中同志會者不下百餘人自南玄捐棄漸致零落而

不肖亦罕至今法堂前不止草深一丈矣大抵  
世情是熟境名利是舊習譬之猿猴偶被循訓  
著衣冠以爲能揖客能捧茶纔見眼前果核依  
舊跳躡褫毀復其故態矣今者則何以異此吾  
執事旣不廢舊學還望羣習舊日諸友作南譙  
十日之會以終大業不使人以猿猴目之亦師  
長分內事也

與李見羅

所云德修罔覺之意曾細叅否良知本無知如

萬物之理無所不包，雖莫知其然而然，卽此便是必有  
裏。卽此便是入聖之機精采無可逞處。氣魄無  
可用處。知識無可湊泊處。略涉精采氣魄。知識  
商量。便非無聲無臭宗旨。此是學術毫釐之辨。  
吾人終日操持懸崖於不得手，只是少此一悟。  
或以爲要妙，或以爲荒唐，在知道者默而存之  
可也。

與李見羅

見所著大學古義以修身爲本，以知本爲宗。壹

是以修身爲本，天下國家皆末也。故曰：物有本末，此謂知之至也。吾世契所見，非有異於師門致知之旨。蓋彼此各從重處題掇，知是身之靈明，主宰身是知之凝聚運動，無身則無知矣；無知則無身矣。一也。區區晚年，於此更覺有悟入處，但無由與世契一面證耳。

與殷秋溟

聞近處毀譽之衝，能平懷視之，一毫不動念。乃是上天以此檢驗吾人定力。纔被勘脫，便是功

任

行有滲漏處所謂卽此是學。非徒挨排道過而已也。古有任生死超生死者。死生只在眼前。眼前毀譽利害。有一毫動念。一不來處。便是生死一不來樣子。只此一條路。更無躲閃處。平時澄靜。臨行自然無散亂。平時散亂。臨行安得有澄靜。孔門所謂未知生焉知死已一句。道盡是謂範圍曲成。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軀殼非所論也。若夫超生死一關。生知來處。死知去處。宇宙在手。延促自由。出三界外。五行非緣數所能拘限。

與太虛同體亦與太虛同壽非思想言說所能  
湊泊惟在默契而已

與林介山

吾兄心事弟輩所素信固不待白而後知但致  
知工夫無有盡藏時時只知自反時時見得有  
過可改一毫不起怨尤之心方是格物實受用  
處世人齷齪誹謗如含血噴空固自汚染不上  
中間客氣童心任情作惡病痛能保其必無否  
此便是兄所當速改不待終日者也且兄處此

多難能自遣釋比之戚戚沉溺苦海者奚啻什  
伯若只從清虛意見上抹過便信以爲無累與  
聖賢反已改過實作用却恐未得相應也古人  
云天下何事最苦眼前不佛明大事最苦吾兄當  
此一番境界若果能真証實悟了得此一着大  
事將無入而不自得矣官之有無名之得喪何  
異風之過耳哉

與吳中淮

區區暮年來勘得生死一關頗較明白生死如

嗚呼  
盡之矣

晝夜人所不免四時之序成功者退人生天地間此身同於太虛一日亦可百年亦可做個活潑無依閒道人方不虛生浪死耳惟是老師所傳究竟一脉未得人承領日夜疚心世間不無豪傑明爽者或失誠實篤厚者或失穎慧所以注念於吾執事尤耿耿不容已不知近來行持更復何似知吾丈愛我信我當不以爲繆悠也

答程方峰

天泉證道大意原是先師立教本旨隨人根器

透入禪門  
金是禪學  
了也可說  
有毫釐之  
差乎

上下有悟有修。良知是徹。上下真種子。智雖頓悟。行則漸脩。譬如善才在文殊會下。得根本知。所謂頓也。在普賢行門。參德雲五十三善知識。盡差別智。以表所悟。之實際。所謂漸也。此學全在悟。悟門不開。無以徵學。然悟不可以言思。期必而得。悟有頓漸。脩亦有頓漸。著一漸字。固是放寬。着一頓字。亦是期必。放寬便近於忘。期必又近於助。要之皆任識神作用。有作。有止。有住。有滅。未離生死窠臼。若真信良知。從一念入微。

承當不落揀擇商量。一念萬年方是變識爲智。  
方是師門真血脉路。世丈謂區區妙悟神契獨  
先得之。區區實無所得。蓋常折肱於此偶有所  
徵耳。竊念世丈種種行持。只幹辨此一事知無  
別路可走。然尚未脫意根。種種參會養此良知  
之體。使光潔圓淨。能寂能照。觸處似無所疑。不  
爲無見。然尚未離見解。若欲度脫生死。會通世  
出世法。更須百尺竿頭進步。從何處着脚。忘意  
忘見。庶幾得之。

與魯晝堂

執事宰劇邑撫疲民一切經綸注措足以孚衆情而當上意足占幹局之良矣顧吾人一生惟有此學無論閒忙順逆皆是圓明一竅中流出日應萬變而不窮苟此中不得機竅只在境上隨緣抹過忙時便操閒時便昏順則恣情逆則拂意了無自得之處然自得在於深造而其要莫先於澹世情澹得下則不從軀殼上起念欲障漸除真機自然透露人我兩忘好惡不作平

懷順應坦蕩蕩無入而不自得矣此古人平天下之大道不可以襲取而僞爲者也向與執事別時曾談其梗槩見執事撫然若有所契於中故爲申告之亦一體相成之意不容自己也

與完璞會中諸友

不相會許時近來會聚之興何如督學使者不喜此事意見不同無足爲怪但此事原是追復先賢道場又經四五撫按與學憲詳議處分已有成案縱欲變更豈肯甘心自外于名教但願

諸賢牢立脚根默默自脩養晦待時終當有清  
泰之期損益盈虛時乃天意天意欲玉成諸賢  
故生出此一番艱苦以爲堅志熟仁之助若諸  
賢不能自立隨世起倒雖使終身處在順境只  
成支吾粉飾過日子鍛煉磨礲未有分毫補益  
處也烈火中方見真金若只是鍍金假貨隨火  
銷鑠則自討敗露亦不足惜也立與不立只在一  
念轉移真假可以立辨且彼作惡亦是吾黨  
依藉假途有以致之若真脩行自立如周如程

彼豈作惡也哉望諸同志各各自靖不爲虛聲浮響所撼動以身明此學方爲出世偉男子耳

答梅純甫

吾弟此生行持知無別路可走但向來尚從見解而入不離識神雖時叅校外典尚在言詮上討求日逐應感精神尚有怠緩雖處靜時不能當體凝寂未免假借於物以相勝勉強支持非昏沉佛則散亂無可奈何任之而已若如此挨排過日雖百年有何了期此皆是識神用事往來

起滅總是生死之本若能深求密究討箇<sub>總</sub>識爲知路徑更須一着喫緊用方處夫識與良知同出而異名所爭只毫釐識有分別知體渾然識有去來知體常寂故曰良知如太虛萬變紛  
絛隱見於太虛之中而太虛之體廓然無碍其機只在一念入微取證此是吾人隨身規矩不可須臾離也學有緝熙光明只此便是不容歟乎人參顏子所以欲罷而不能也大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巧之一字乃最上一機存乎

此情非見解所及何時再晤終此究竟

與梅純甫

承遺弔深領道誼一體至情年老遭此頗覺難堪吾弟談虎色變休戚所同情之所感自有天則此亦吾弟驗過真實語因此勘破世間皆假合之緣雖父子骨肉亦無三五十年聚頭哀樂二境如寒暑代謝亦順之而已來教謂一切俗事絕念無營而精神意怠尚欠凝聚學問功力尚屬悠緩只此欠凝聚悠緩便是世情根子未

淨所在若果朝夕寃竟只此一事便是單刀直入舍性命行徑豈容更有礙膺之物耶

佛

### 與周順之

有簡候計已入照老年遭變情覺難堪因念世界缺漏豈能平滿亦安之而已來教謂不理人口幾陷不測此等處不可一毫責人正是吾人精義所在譬之人被蛇蝎所傷只好自反不能逃避豈可動一毫作惡之心况吾人立于天地之間須令我去處人不可望人處我省愆視履

以求無忝此是本分。勾當天之玉成吾人不如  
此不足以任大而遠到也。千萬自力。

與吳從本

此學無奇特相。無些子伎倆可倚靠。致良知之外。另有出世勾當。即是異學。致良知工夫不出倫物。感應上下。交承不能。慎動令人見疑。非有所挾。卽有所爲。非隨緣順應家法也。執事密察。自見精舍。賴同志數人。擇持方得。久大執事。是個中人。同志中頗有齟齬。子方自恃以爲至寶。

人莫能知而人乃視之爲燕石或莫之與將焉  
賴哉不肖此番至水西匆匆而執事視之亦磊  
磊未見有虛懷求益之意殊不可曉此事如覆  
卵非氤氳醞釀則不能成變化執事視此果何  
如耶

答沈宗文

僕衰年艱於途涉爰念令弟宗顏大捷喜不自  
勝且聞玄略之變情不容已忻戚交集匍匐遠  
來深擬與吾契晤言信宿以罄鄙懷不意從者

此老何  
曾不修

祭告入鄉不及一面悵然而行彼此歉缺之情  
可知矣相傳吾契聞報之時初意亦欲歛靜因  
親友相強遂致縱恣勞攘支費不給至稱貸以  
益之鄉人噴噴無不嘆羨以爲榮有識者則以  
爲過於喧囂若在所深惜也予見羅念庵登第  
時其家處之寂然無所加減宗黨至今傳頌不  
衰迺舍親羅康洲張陽和居家亦甚貼泰凡事  
務從省約父兄相安不事矜耀家人稍有生事  
作好者痛責而遣之鄉黨相得若儒素之家略

無驕貴氣味此皆區區所覩際而目睹者也况  
君家累世積善好修尊翁未盡之志發於令弟  
正宜承家守訓以光世德倏爾張皇開托至爲  
庸流所歆達者所嘆意尊翁九泉慰慶之餘亦  
或有戚然於衷也區區兩世通家不得不以此  
言相聞望吾契速改以終善道令弟在京亦望  
以此意相達盡去格套繁縟之習凝靜澹泊益  
勉於學以慰四方同志之望不惟保終令德亦  
以篤祐而繡福也諒吾契素所信愛當無逆耳

之嫌所需令尊翁墓表便中脫稿卽當付刻也

與沈宗顏

頃見題名大對第一可爲

聖朝得人之賀不肖辱賢父子兩世交承相信  
相愛之情甚篤於宗門宗說契悟亦深邇者彙  
征之會六陽從地起仰以成泰風聲鼓召上下  
相聯於世道亦將有賴非徒通家識私喜而已  
也夫學之於朋友如魚之於水不可一日離京  
師舊有同志月會相傳口人近因時好差池漸

成避忌消息盈虛時乃天道不足爲異但吾人  
此生發心原爲自己性命自性自修自命自立  
無所待於外若以時之向背爲從違所學何事  
非所望于豪傑也近見錄文有談性說命假禪  
幻以爲表異之說令人惕然發深省吾黨之學  
果有假于禪幻自當創悔懲艾以圖自新若爲  
自己性命將以尚友千古不墮此窠臼則當益  
求自信順逆境界莫非動忍增益之助非時議  
所能益也元老於師門之學原亦相信近因吾

通篇是  
忠臣  
江陵公

黨不能以實意將之微致規切意在相成非有所作惡也世人過於承望形聲相軋釀成紛紛之議遂使信學之初心混迹疑似隱隱約約闇而弗彰此等氣象豈聖世所宜有宋之末世殷鑒不遠憂世君子所當亟反而圖之者也明良相遇自古所難

聖上睿哲天授元老仰承翊贊世方以尹之一德說之啟心望之不徒一時彌縫粉飾爾也夫有伊傳學術方能成伊傳事功若非洗滌心源

徹底瑩淨使上下孚格出于譽望聲色之外德從何一心從何啟此在當事者所當自愛非杞人之過計也元老與吾契有年家之雅故以相聞幸默存之爲此亦爲彼也所云月會之議還望終始自信約三五同志續而舉之此件事不論在朝在野原是一體同善不容已之心非強篩門戶求以矯抗于時也

與沈宗顏

前有啟候計在照存吾契志本高遠才本弘偉

家學相承此生知無別路可走從前偶有出入  
乃是習氣未除譬之千里神駒縱步康莊時有  
迴旋行當迈駕不足爲累又如昨夢只今惟求  
一醒諸夢自除况在今日又是轉身大覺之時  
徑超直入一念萬年堅志達木寧復有所掛牽  
爾耶我朝二百餘年魁首者六七十人歷稽  
往牒百年前者已入鬼錄五十年前者或存或  
亡已如塵夢中間可稱述或以綱常立命或以  
性命安身一峰念庵二三公之外不復多見丈

予置身天地間、自當有安立處、不在灼然一第之榮而已也。區區八十老翁、於世界更有恁放不下、惟師門一脉如綫之傳、未得一二法器、出頭擔荷、未能忘情、切切求友於四方者、意實在此年來勘得此事、更無巧法、只從一念靈明識取此一念靈明、是千古入聖真脈路、吾契已平時信得及、更望深信密體、不作知解言說抹過、使此學日光日顯、日孚于衆、擔荷有人、不致混混老懷、始有所慰耳。

與鄧子和

吾輩今日不在知識之多解悟之深其大病惟在脚跟下不肯著實理會未免在功利世情上作活計終日談說良知種種玄機解悟皆成戲論譬一器先受烏頭砒信後雖投以甘露亦皆變爲毒藥矣只緣平時所受的是實病潛伏流注已非一日今日所聞的是虛見脚跟下原是貼襯不起以虛見勝實病雖時時發狠徒長勝心未見有分毫補益處也吾輩欲討真受用更

無巧法須將此器所受毒藥徹底洗滌令乾淨  
寧可一生冷淡寂寞不在世情上討此子便宜  
良知本來面目始有十分相應處方爲不辜負  
初心耳此吾與賢契所當共勉者也

答周居安

古之豪傑未有不從病困中進德大抵處順境  
則意氣易於飛揚處逆境則精神自會收歛貞  
下啟元天之道也剥而後復易之道也只怕吾  
弟及今器未是大豪傑未免爲病魔所降若果

信得良知及時不論在此在彼在好在病在順  
在逆一念萬年恒久而不已矣吾弟天質本篤  
厚但入悟處微欠超脫所以未免擔閣過世界  
不肖與吾弟脩合此方乃是丹府一粒服之可  
以立躋聖位非但去病而已也

與張叔學

得手書知日來向道甚切吾弟天資本和平但  
用心覺躁處事微欠剛斷種種應感未免纏綿  
漸至因循不已便成墮落揆其病原只是

最初一念欠決烈耳。若只如此揩抹過時光。豈惟道念不進。雖舉業亦成擔閣。譬如人在夢中。只爭箇覺與不覺。今既有將覺之機會。須猛省振衣。一起以收開復之功。若再悠悠。又將做夢矣。

與張叔學

此番雖得入試。然神思却甚憊矣。凡百可省心息慮。如不欲戰相似。以無意應之。庶幾有補。若再以得失念叅之。翻成惑亂。無益吾弟文字。比

之往時已知入路然氣格尤欠嚴密詞句亦少  
清溜顯處似入於淺隱處似涉于晦要之還是  
念頭上欠精明之故大抵場中文字如走馬看  
錦雖七篇都要尙稱然須有一二篇着意處所  
謂萬綠枝頭一點紅至可以此爲進退不可一  
舉忽過

與張叔學

此行受久庵公真切之教向來凡情習氣頓覺  
消滅可謂不虛行矣同志中多言此公未盡精

蘊區區向來亦有此疑。細細體究，殊是不然。且道先輩長者，肯以此學自任終身者，有幾？肯以此學諄諄誨人，惟恐不能及者，有幾？吾輩但當領其懇切之心，間或議論見解，有未同處，且當存之，不必深辨。但云老師處似未盡愜，又以濂溪明道未免爲上乘禪宗，隱於心誠有不安然，亦當姑置之。惟日逐修身改過，盡去凡習，以還真純，是爲報答此公耳。一路讀仲時詩稿，喜不自勝。不惟辭句清亮，思亦悠悠，大抵作詩須當。

以玄思發之方不落言詮瑣瑣步驟未免涉蹊  
遷非極則也